

一个大学生村官的半年历练

文/片 本报记者 朱锦绣

张广秀身患白血病仍心系村中事,她的优秀事迹宣传后,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。据中共威海市委组织部统计,威海在岗大学生村官共有293名。王宇,荣成的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村官,记者走近她,听她讲述当大学生村官的“半年历练”。



老师或村官 她选择后者

2月22日上午9时,记者在荣成市崂山街道见到了王宇。她当大学生村官有半年了。

2010年6月,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,王宇任荣成市崂山街道地宝圈村主任助理。王宇说,毕业时有两份工作摆在面前,一个是在一所私立学校当教师,另一个就是来这儿当村官。

“学校环境太纯净,担心和社会脱节,”回忆毕业时的选择,王宇还是决定下基层当村官,“下基层,锻炼一下自己,学习待人接物,去去身上的学生气。”除去这些原因外,王宇还有一个小秘密,“比起那所在烟台的私立学校,当威海的村官更好一些,”王宇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,“我男朋友在威海,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共同奋斗。”



方言听不懂 不敢接电话

“威海话像是一堵墙,把我和周围人分在两个世界里。”提起“新官上任”的那段日子,王宇表示,“心里挺孤独。”“下村时,都得麻烦村里大叔大妈说两遍才能勉强听懂”,“周围同事全是荣成人,他们用方言交流,我插不上嘴。”

王宇老家是辽宁铁岭,威海方言对她说来很陌生,“大学4年虽然一直呆在威海,但是周围同学全说普通话。”对王宇而言,“刚开始时,威海话比英语还难听懂。”

这可给她的工作生活带来不少麻烦。王宇说,最夸张的就是办公室的电话不敢接,怕接后听不懂耽误事儿。日常工作中不仅需要下村,还得去农民专业合作社,“有时村里的人来合作社,询问种草莓之类的事儿,我都得找同事翻译。”

王宇说,语言是个关口,跨不过去“太耽误事儿”。“为了不让方言成绊脚石,我平日里就留心学,听不懂时就麻烦对方多说几遍,多多请教周围同事,现在全能听懂了,偶尔说话还能冒出几句威海话。”说完,王宇还模仿了几句威海话,同事夸她“说得挺像。”



22日,在荣成市崂山街道崂山屯村的村头,王宇(右二)和几名正在植树的妇女攀谈起来。



同学混得好,她曾不平衡

“平常和大学同学交流时,一些同学现在混得挺好。”王宇说,相比之下,“我窝在这个小村里,还没干出啥事儿,也曾经不平衡过”。

“发现自己心浮气躁,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调节自己。”王宇的电脑里下载

了庞中华练字教程,又在网上买了本字帖,“有时候练练字,或者读读报纸,渐渐让自己平静下来。”

下午3时许,王宇又像往常一样下村了。“大姨,你们今天几点上工啊?”“今天栽了多少树?”在荣成市崂山街道

崂山屯村的村头,王宇和几名正在植树的妇女攀谈起来。

王宇感慨地说,村民做这些工作全是无偿自愿的,“你瞧,那位60多岁的老人抄起铁锹就去植树,村民干得热火朝天,我浑身也充满了力量。”



学习张广秀,从没想放弃

“学生时代,经常意气用事。半年的村官工作,让我更宽容,去掉了不少学生气。”总结半年的工作,王宇觉得受到了不少磨炼,“杂七杂八的琐事处理起来,能考验我处理问题的能力,同时磨去不少浮躁之气,这是我收获吧。”

“张广秀是名优秀村官,她的事迹我们集中学习了。”王宇说,“她是我们的榜样,向她学习,争取把工作落实好。”

“有时候手忙脚乱,周末不休息,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。”王宇说,“经常下村,感觉自由开心,而且工作上也得到

不少锻炼,我会坚持下去。”

“每每接触这些朴素的村民,就能让我的心静下来。现在我能心平气和地投入到工作里,那种浮躁也渐渐归于踏实。”

“我也想带领村里人创业,做出一番事业来,目前正在探索中。”王宇说。